



百花散文书系

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BAIHUA PROSE SERIES

# 《戴名世散文选集》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戴名世散文选集

主编

徐柏容

郑法清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主编 徐柏容 郝法清

# 戴名世散文选集

BAIHUA PROSE SERIES

石钟扬 蔡昌荣 选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名世散文选集/(清)戴名世著;石钟扬,蔡昌荣  
选注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2  
(百花散文书系.古代散文丛书)  
ISBN 7-5306-3545-X

I. 戴… II. ①戴…②石…③蔡… III. 古典散  
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406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

\*

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8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 定价:17.00 元

# 戴名世散文选集

## 内 容 题 要

戴名世是清初著名散文家、历史学家,也是桐城派古文发展史上第一个天才作家。戴名世因清初著名的文字狱“《南山集》案”闻名于世,而其散文成就却长期被掩盖、湮没。戴名世的散文无疑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第一流的。其主要特色是内容真实深刻,感情充沛浓烈,视角新颖独特,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讽刺性。文笔自然生动,简洁精练,凝重圆润,清新细腻。结构严谨,脉络清晰,层次分明,浑然一体。其传记人物形象鲜活跳脱,笔墨集中凝炼,以极简练的文字便勾勒出传主的主要性格特征,生动传神。其景物描写也都融入浓重的感情色彩。他在散文创作实践和古文理论上都开启了桐城派古文的先河,尽管他被问斩后作品遭严禁,但仍在民间秘密流传,对后世仍产生深远影响。本书选收其代表作近八十篇,每篇文章均有题解、注释;书首前言除介绍其生平经历外,重点缕析其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、艺术特色、散文理论及其在中国散文史上应有的地位。

## 编辑例言

中国古代散文,源远流长,根深叶茂。它同诗歌一样,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,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继承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,从而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,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,特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古代散文丛书”,作为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散文文体范围,代有嬗变,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,皆以文学性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,上始于先秦,下迄于清末。各家作品均单独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,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,以便读者了解作者散文创作之发展与演变。

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入选的作家与作品,每书均有万字左右的序言,除简介作者生平、文学活动概况及时代与文学背景外,着重结合选入作品,评述其散文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特色、创作发展历程以及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等,作为阅读、欣赏、评价具体文章并进而研究作者及其散文的初阶。

为适应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,选入的各篇文章之

后，一律附加简明题解和注释，简解题旨、背景，疏释较难理解的语词、典故、职官、器物及地名、引文等。

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编得有自己的特色，与一般选本有所不同，能更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。我们将为此而努力，也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帮助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戴名世和他的散文 ..... | 石钟扬(1)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田字说 .....   | (39) |
| 意园记 .....   | (43) |
| 响雪亭记 .....  | (46) |
| 钱神问对 .....  | (49) |
| 芝石记 .....   | (54) |
| 褐夫字说 .....  | (56) |
| 先世遗事记 ..... | (59) |
| 穷鬼传 .....   | (62) |
| 书咏兰诗后 ..... | (66) |
| 药身说 .....   | (68) |
| 唐西浦记 .....  | (71) |
| 先君序略 .....  | (74) |
| 疑解 .....    | (82) |
| 讨夏二子檄 ..... | (88) |
| 游浮山记 .....  | (91) |
| 纪梦 .....    | (94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笔赞并序 .....    | (96)  |
| 纪老农夫说 .....   | (98)  |
| 河墅记 .....     | (100) |
| 石门冲记 .....    | (103) |
| 青布潭记 .....    | (105) |
| 温泉记 .....     | (108) |
| 醉乡记 .....     | (110) |
| 与余生书 .....    | (113) |
| 送朱字绿序 .....   | (118) |
| 西园记 .....     | (121) |
| 沈寿民传 .....    | (124) |
| 杨维嶽传 .....    | (133) |
| 曹先生传 .....    | (139) |
| 书归震川文集后 ..... | (142) |
| 答张、伍两生书 ..... | (145) |
| 兔儿山记 .....    | (151) |
| 游西山记 .....    | (156) |
| 桃山镜石记 .....   | (160) |
| 与刘言洁书 .....   | (162) |
| 一壶先生传 .....   | (166) |
| 乙亥北行日纪 .....  | (169) |
| 种树说 .....     | (179) |
| 吴江两节妇传 .....  | (183) |
| 方灵皋稿序 .....   | (188) |
| 忧庵记 .....     | (191) |
| 与刘大山书 .....   | (194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游吼山记 .....    | (198) |
| 游烂柯山记 .....   | (201) |
| 游天台山记 .....   | (205) |
| 古樟记 .....     | (212) |
| 龙鼻泉记 .....    | (215) |
| 画网巾先生传 .....  | (217) |
| 孟庵公传 .....    | (224) |
| 游大龙湫记 .....   | (228) |
| 绿荫斋古桂记 .....  | (232) |
| 自订时文全集序 ..... | (234) |
| 吴他山诗序 .....   | (241) |
| 张贡五文集序 .....  | (244) |
| 蓼庄图记 .....    | (247) |
| 方舟传 .....     | (251) |
| 慧庆寺玉兰记 .....  | (255) |
| 鸟说 .....      | (258) |
| 盲者说 .....     | (260) |
| 邻女说 .....     | (264) |
| 数峰亭记 .....    | (267) |
| 砚庄记 .....     | (269) |
| 算术 .....      | (272) |
| 尺牍 .....      | (275) |
| 海市 .....      | (279) |
| 灵皋言 .....     | (282) |
| 耍青 .....      | (284) |
| 周翰林 .....     | (286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李学士 .....  | (289) |
| 徐某 .....   | (292) |
| 面具 .....   | (295) |
| 石笋 .....   | (297) |
| 鸡食蜈蚣 ..... | (299) |
| 义犬 .....   | (300) |
| 蠹虫 .....   | (302) |
| 媚人者 .....  | (304) |
| 寺人 .....   | (306) |
| 肆市 .....   | (310) |

# 戴名世和他的散文

石钟扬

人生就是选择。天才未必都选择文学道路，选择文学道路却需要天才。尽管历史也可能给天才以礼赞，而现实赐予天才的却往往是悲剧。

戴名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第一个天才的作家，但他却在千古奇冤的“《南山集》案”中丧命。关于“《南山集》案”，史家有种种记载，民间有种种传说，连小说家吴敬梓也将之摄入作品，《儒林外史》中《高青邱集》即《南山集》的代称。作为禁书，它简直是灾祸的象征。仅此足见戴名世及其悲剧的巨大影响。

然而，多少年来，戴名世的名字似乎只凝铸在那血迹斑斑的“《南山集》案”上，而他作为一个文、论并茂的古文作家的形象，却鲜有人论及，甚至在桐城派家族里也难以找到他的位置。这就不免在其命运悲剧之上又横添一重文化悲剧。

—

戴名世，字田有，一字褐夫，号药身，别号忧庵，晚年一度隐居于故乡桐城之南山，故世称南山先生。

戴名世于清顺治十年(1653)三月十八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一耕读之家。戴名世在《砚庄记》中介绍了自己的家世：“余家世耕田读书，故称饶裕。余始祖自婺源迁桐，至先王父凡十世，未有以授徒卖文为生者。明崇祯中遭贼乱，家破。久之，先父募人垦荒田数百亩，聊足自给。先人兄弟三人，而先人所分受田宅仅十之二，食指甚多，不能给，于是始授徒他方，以糊其口，而匱空日益甚。”可见，戴名世的童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。贫困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备尝世态炎凉。戴名世在《上刘木斋先生书》中说：“名世家贫，无担石之储，佣书客游，乞食自活，家累二十口，嗷嗷待哺。而乡邦之间、骨肉之际，横逆百端，迂愚固陋，莫必其命。”

好在这个家庭有读书的传统，好在戴名世幼即聪颖，其“忧患怖畏之余，独于文章一事，不敢稍自废弃”(《上刘木斋先生书》)。戴名世“少而多病，家又贫，未尝从塾师学为时文也。稍长，病有间，因穷六经之旨，稍见端倪，而旁及于周、秦、汉以来诸家之史，俯仰凭吊，好论其成败得失”(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)。他在《答朱生书》中也谈及其读书作文情景：“惟是年来好读书，一日不读书，辄忽忽如有亡失；但一得书，往复观玩，可以忘寝食。然家贫，无买书之资，先世藏书，屡经兵火，无复存，存者亦不属仆。又交游鲜少，无从借观；就令借得一二，居无几何，即归之其人，更增于悒。譬如卒然之间遇异人胜士，相对开怀抱、吐肝胆，有故各散去，不知复何时合。”戴名世在此困境中仍能博览群书。徐宗亮尝言：“先生少负奇气，不可一世，文章学行，争与古人相后先，尤以史才自负，喜网罗明代逸事。”(《戴先生传》)因而，他在青年时代即以文章饮誉乡里。

戴名世二十岁那年,为生活所迫,子承父业,当了塾师。“而生徒来学,惟时文之是师”,他也只好学时文写时文了。但他“见近日所雕刻流传、习熟人口者,卑弱不振,私窃叹之”(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),因取先贤尤其是左光斗之时文,心摹手追,奉为主臬。他在《左尚子制义序》中说:“忠毅所为文,超然独出尘埃,盖其生平好为清真切实之文,深入骨髓,尽落皮毛,而刚劲之气不可遏抑。余少从事制举之文,辄取忠毅之遗编,时时诵法之不倦。”并“以其平日所窥探于经史及诸子者,条贯融释,自辟一径而行”,因而深得博雅君子潘木崖及县司教王我建之称誉,以为堪与“以雄峻古雅之文登高第,为天下宗仰”的韩荃相比拟。不久,韩荃也折行辈与之相交,戴名世的时文也得以风行天下。

即使如此,戴名世仍良多感慨,再三声明:“余非时文之徒也,不幸家贫,无他业可治,乃以时文自见。失足落人间,究无救于贫困。”(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)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,进一步认识和剖析了时文之弊,并由时文而科举而文风而士风而吏治而国家兴亡,进行了深刻的批判。他慷慨激昂地指出:“时文兴而先王之法亡”(《汪武曹稿序》),“自科举取士,而有所谓时文之说,于是乎古文乃亡”(《甲戌房书序》),“自科举之制兴”,“而风俗之颓、人才之不振,其流祸至于不可胜言”(《送刘继庄还洞庭序》),以至说:“讲章时文,其为祸更烈于秦火”(《赠刘言洁序》),甚至提出“进士亡国”论,大声疾呼:“欲天下之平,必自废举业之文始”(《吴七云制义序》)。戴名世对时文的批判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,对封建士子“有剽窃之文,工侧媚之貌”、“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”的丑态,也给予了尖锐辛辣

的讽刺，连缀起来，不啻一部浓缩的《儒林外史》。戴名世亦不愧“秉持公心，指摘时弊”之巨匠。

戴名世对时文没有仅仅停留在批判上，而是提出“以古文为时文”，即以古文理论改造时文、以古文替代时文的文章改造工程。一为稻粱谋，一为古文改造时文之实践。戴名世实则在相当长时间内从事着时文写作与选编工作（因而他的古文理论不少见诸于时文选本序言），以至他在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中清醒地说：“余自年二十以来，于时文一事耗精弊神，虽颇为世所称许，而曾无得于己，亦无用于世。”可见戴名世在战胜自己的同时，向时代挑战的勇气。

批判时文也好，改造时文也罢，戴名世都是站在古文立场上的。他以振兴古文为己任，而致力古文理论建设与古文创作。他在《疑解》中借“客”之口称许自己“年不满三十”时就“穷古今，讨《坟》、《典》，读百家之书”；“修身洁行，敦厚浑朴，文章赡逸，气盖百代”。在《初集原序》中也说：“余生二十余年，迂疏落寞，无他艺能，而窃尝有志，欲上下古今，贯穿驰骋，以成一家之言，顾不知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，妄欲追踪古人”，并自信地说：“假今天而不遗斯文，使余得脱于忧患，无饥寒抑郁之乱其心，而获大肆其力于文章，则于古之人，或者可以无让。”戴名世的古文不仅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，而且有着锐利的现实锋芒。他说：“名世生于山林岩石之间，独立无与，徒以年少志大，不肯稍有苟且雷同，所为文字尤不悦世俗”（《上刘木斋先生书》）。岂只是“不悦世俗”？其“愤世嫉俗”处，简直堪称“干预生活”的狙击手！

性格就是命运。戴名世的为人为文，实在影响着他的

命运，虽也不乏称誉者，但更多地表现为与世俗之不相容。他在《成周卜诗序》中说：“余生平用意多悲，与世往往不合，人之所不趋者就之，人之所必争者去之，萧疏寂寞”；“抱其无用之书，负其不羁之气，挟其空匮之身，入所厌薄之世，则在家而穷，在邦而穷”（《穷鬼传》），因而长期处于困顿孤独之中。青年时代居乡，“以文章得罪朋友”，有妒才者号于市曰：“逐戴生者视余！”群儿从之纷如，以至“为乡里小儿所欲杀”（《送朱字绿序》）。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已三十四岁的戴名世因督学使者李振裕的推荐，以岁贡生入太学。在太学期间，他与朱书、方苞等被号为“狂士”，尤其是他“疏慵颓放，即己亦自厌之而不能改。宰辅大官相见，一揖之外无他语。酒酣论世事，咄嗟吁嘻，旁若无人，人颇怪之”（《北行日纪序》），致使“与世多齟齬，诸公贵人或且有无故而欲摧折之”（《刘退庵先生稿序》）。因此，只能眼看他人“历阶而升”，而自己仅被选为补正蓝旗教习，考授知县。同年（即康熙二十六年）应京兆试，因主考官不喜而被黜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幕僚与选政生涯。

戴名世在《与弟书》中对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做了深刻的概括：“余生抱难成之志，负不羁之才，处穷极之遭，当败坏之世，而无数顷之田、一亩之官，以托其身。”困顿的处境激起的逆反心理使之意气豪迈，且以经世致用为旨归，“欲尽庇天下之人，使无失其所养”（《种树说》）；炎凉的世态，又使之“少而狂简，多幽忧之思，厌弃科举，欲为逸民以终老”（《意园制义自序》）。虽然这两项志愿都未得以实现，但仕与隐（或曰出世与入世）的矛盾却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，映照在他的作品之中。

戴名世长期处于两难之境，欲仕不成，欲隐不能。直到康熙四十一年(1702)，友人赵良冶以戴名世十五六年来存在他身边的一千两银子，为其在桐城南拙冈(即戴名世所称的“南山”)买地五十亩、房宅一座，称之为“砚庄”。门人尤云鹗也将平日所藏老师的百余篇古文抄本雕刻行世，即《南山集》。康熙四十一年冬，戴名世卜居砚庄，拟隐居著书终老。这时他已年满半百。可惜戴名世只隐居半年即出山——一以生计所迫，一以经世之志未泯。他出山之后，一边继续从事选政，一边重蹈科举之途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)，戴名世以五十三岁中举，但次年会试即落榜，三年后才又得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

不料两年后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“《南山集》案”。康熙五十年(1711)，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奏戴名世“妄窃文名，恃才放荡。前为诸生时，私刻文集，肆口游谈，倒置是非，语多狂悖，逞一时之私见，为不经之乱道。”所谓“狂悖”云云，据《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》记载，指戴名世在《与余生书》中批评清廷处理南明历史地位之失，而欲独撰一书，“以成一代之全史”。但这封信是康熙二十二年(1683)之作，至中举之后，戴名世对清廷之态度早随“康熙盛世”的出现而发生转变，其仕清就是明证。赵申乔从其前期作品中觅得，实出于个人恩怨，因为戴名世会试第一，而殿试只得了个“榜眼”，状元却被文名远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熊诏取得，时人颇疑赵申乔舞弊。赵申乔惟恐败露，故欲借刀杀人。其上书中说“臣与名世素无嫌怨”，正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式的拙劣表演。兼之戴名世一贯与世俗不相协调，“同时多忌先生名者力挤之”。康熙对知识分子既有优